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瓷上世界

The World of Ceramics

瓷行天下

千年帝王意志下的瓷路沧桑

THE OVERSEAS JOURNEY
OF CHINESE CERAMICS

The Reflection of Feudal Emperors' Willings

胡辛 著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瓷上世界 The World of Ceramics

瓷行天下

The Overseas Journey
Of Chinese Ceramics

千年帝王意志下的
瓷路沧桑

The Reflection of Feudal Emperors' Willings

胡辛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瓷行天下 / 胡辛著. — 南昌 :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7.12

(瓷上世界)

ISBN 978-7-5480-5824-3

I. ①瓷… II. ①胡… III. ①瓷器(考古)—对外贸易
—贸易史—中国 IV. ①F752.658.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97096号

本书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
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的任何部分

本书法律顾问: 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 晏辉律师

出品人 周建森

责任编辑 李国强

责任印制 吴文龙 张维波

书籍设计 梅家强 韩超 胡文欣  先锋设计

瓷行天下

CIXINGTIANXIA

胡辛 著

出版: 江西美术出版社

社址: 南昌子安路66号

网址: www.jxfinearts.com

电子邮箱: jxms163@163.com

邮编: 330025

电话: 0791-86566329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17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字数: 307千字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24.25

ISBN 978-7-5480-5824-3

定价: 8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若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电话: 0571-85095376

看·上·世界·

编委会

BIANWEIHUI

主 编: 赵东亮

顾 问: 耿宝昌

叶文程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光尧

方李莉

石 力

白 杉

叶佩兰

安吉拉 (英国)

乔治·威尔士 (葡萄牙)

朱金字

陈大鹏

汤 华

余春明

郑云云

胡 辛

徐建国

傅伟中

程 庸

游道勤

序言

中国，是瓷的故乡。

瓷，是中国的骄傲。

时光回溯到两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一个影响人类历史的伟大发明——陶器诞生了。江西万年的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记录了这一伟大的发明。汉代，中国的先人又升华了这一发明，在火的恋膛中，最早的青瓷横空出世。欧洲人掌握这一技术是在1500年以后。瓷器连同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四大发明一起，走入世界，遍传寰宇，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活与观念，也深刻地影响了2000多年来人类文化交流的路径和图景。瓷器，成为世界各国了解中国的一张靓丽名片。

（一）

瓷器，源远流长，璀璨辉煌。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制作工艺日趋成熟，器型日渐丰富，装饰日益瑰丽。到了宋代，工艺臻于成熟，官哥汝定钧各领风骚；进入元代，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烧造出的青花瓷器石破天惊，景德镇由此成为中国的瓷都；明清时期，中国瓷器生产达到鼎盛，“工匠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瓷上文化的价值达到了高峰。

轻盈柔美的瓷，不仅仅是最早走向海外、流行最广的承载着中国文化的世界性艺术化的商品之一，而且是中国与世界交往的不朽外交书。她就是土与火铸炼出的“史记”。

遥想文化自信满满的泱泱大唐，以博大璀璨的文化辉煌照耀了陆上“丝绸之路”。唐代外销瓷上镌刻着唐诗的奔放豪迈，张扬着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传奇，飘逸着寻常巷陌的人间烟火，且“大有胡风”。

从北宋到南宋，重文轻武，文化从开放转向自我认同，青釉瓷里渗透天地人一体的审美志趣，从华夏文明而言，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得到了豪迈的渗透！

旋风般的元代，其疆域横亘欧亚大陆，如此商业通衢实现了跨文化交流和交换，由此催生神秘的元青花，其青料图像纹饰当是多民族文化和审美定势的再融合。元青花标志着中国瓷由单色釉进入彩瓷的时代，至今被誉为真国色，当初竟是外销瓷！

历史还证明，明清瓷器已经征服天下，是中国瓷器走向海外的黄金时代。景德镇则为“天下窑器所聚”，以海纳百川之胸襟，一跃成为独步天下的世界瓷都。郑和七下西洋，长风破浪，直挂云帆济沧海。无论怎样评说，在一次次主动的浩浩荡荡的光耀中华的“出击”中，从东南亚到西亚，从东非到地中海再到欧洲，世界借由瓷器和茶叶，增加了对中华汉文化的了解和仰慕。

地理大发现的欧洲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曾先后称雄，海道大通揭开了人类社会近代史新的一页，但他们不约而同为中国瓷折腰，中国瓷旋即成为具有世界性身份的神圣、神奇、神秘的艺术化产品，很快风靡全球。世界为中国瓷而痴狂！世界为承载中国文化的中国瓷而惊艳！

（二）

瓷器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景德镇精湛的制瓷技术是世界陶瓷技艺的源头，它的制造工艺最早传入朝鲜，随后传入日本、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再经西亚、东非传入欧洲。明代正德年间，日本人在景德镇学习制作青花瓷，归国后在有田设窑烧制陶瓷。17世纪荷兰代尔夫特模仿景德镇克拉克青花瓷，生产出代尔夫特蓝，使之成为欧洲的“瓷都”；法国传教士昂特雷科莱（殷弘绪）于1712年来到景德镇传教，将制瓷的重要原料“高岭土”介绍到了西方。18世纪中叶，法国人成功烧制出真正的硬质瓷器，随后英国、瑞典、荷兰都纷纷模仿中国制瓷技法，从此开辟了欧洲制瓷历史的新纪元。

瓷行天下推动了中国文化的传播。16至18世纪，中国外销瓷传入欧洲和美洲，西方对中国瓷器的追逐，折射了他们向这个文明古国的第一波致敬。从葡萄牙王到俄罗斯沙皇，欧洲各国君主纷纷爱上中国瓷器，瓷器成为各国王室竞购的身份标志，中国瓷器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进入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王宫以及权贵的厅堂。17世纪末18世纪初，中国瓷质餐具风靡欧洲，成为当时富裕家庭餐桌上必备装饰。哲学家格茵姆有过这样的描述：“有一个时期，每家的桌上，都陈列着中国物品，我们许多器物的样式、许多东西，都是以中

国趣味为标准，没有了这些东西来装饰就感觉社会地位被降低了。”他们津津乐道于发生在中国的故事，钟情于来自中国的物品，进而热衷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并痴狂地探究与消化。

外销瓷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印证。元代，开辟了横跨欧亚的交通路线，东西方之间、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日益密切，也使得景德镇元代瓷器的造型和纹饰发生了变化。波斯进口的钴料，让元青花光艳四射，青花瓷自此风行天下。16世纪开始，景德镇等地开始为欧洲国家烧造订制瓷，考古学家在各地发现了大量有葡萄牙铭文的瓷器标本。17世纪，荷兰铭文又因中荷通商出现在当时的外销瓷器上，此后，法文、德文、英文等西方文字也相继出现在瓷器上。18世纪，订烧瓷占据外销瓷主流，其题材涉及西洋人物、城市港口、贵族生活、希腊神话、圣经故事、德国纹样以及标示家族的徽章等。中国人借此对欧洲国家的历史、文化、建筑、风尚有了形象化的认识。中国瓷器既作为中华文明和文化物化的载体走向全球，又于有意无意之间汲取世界各国文化丰富滋养了中国文化。

（三）

瓷路漫漫，瓷韵绵长。一代代中国工匠集岁月之大成、萃天地之精华，中国外销瓷的烧造工艺、造型艺术、装饰艺术于缤纷绚烂中又独具特质，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丰沛深厚。在瓷器上承载的中国农耕文化、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交融，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朽例证。她来自几千年历史演变中的民族文化、科技文化和世界文化大融合的奇迹。诚如习近平主席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重要演讲时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费孝通先生也曾提出不同文化的相处之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在中国陶瓷史中，外销瓷定然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虽未被遗忘，却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为向世人讲述好中国外销瓷的故事，总结以瓷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历史情形和历史经验，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立足于时代发展需要，策划了大型文化综合项目——“瓷上世界”。该项目以《瓷上世界》套书出版为引领，延伸和拓展了包括电视纪录片、外销瓷数据库、外销瓷标准制定与鉴定、外销瓷展览等子项目群。

《瓷上世界》套书分为《瓷行天下》《瓷上文化》《瓷耀世界》三册，旨在还原勾勒“瓷行天下”的绚丽图景，探讨寻觅“瓷上文化”的深厚底蕴，传承光大“瓷耀世界”的和谐之美。藉以引领读者步入荣耀与坎坷交织的千年瓷路，领略中国陶瓷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从“瓷上世界”理解中国理念、中国智慧、中国风格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担当。

本套书定位于雅俗共赏的有厚度有深度有温度的文化读物，兼具历史性、学术性、思想性、艺术性和文学性。以严肃的学术论著论文为依据，同时注重搜集鲜活翔实的资料；以大历史为背景，更注目个体生命的种种感知。注重用融通中外的新视野、新话语和新表现手法，以瓷说事，以瓷彰史，使作品既具有学术高度与穿越时空的文化影响力，又具有品读价值与收藏鉴赏价值。2016年，《瓷上世界》套书成功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和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今天，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迎来了史上最好的机遇。回眸历史，那是我们先人一代代曾经走过的沧桑荣耀之路；唤醒历史，因为历史依然充满了活生生的生命力，向我们讲述曾经的辉煌和荣光。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得好：中华文明将为未来世界转型和21世纪人类社会“提供无尽的文化宝藏和思想资源”。美国学者罗伯特·芬雷亦言：“人类物质文化首度步向全球化，是在中国的主导下展开。在绝大部分的人类历史时光之中，中国的经济都为全世界最先进最发达。”

我们，当满怀文化自信走进新时代。

中国陶瓷令全世界瞩目，其本源是中国文化价值的强盛力量，但中国陶瓷文化的海外传播源远流长，范围广阔，影响深远，丰沛繁茂，不是区区一个项目可以囊括和深入研究得了的，限于水平和时间，叙写过程中，难免存在缺憾和不足，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赵东亮

2017年12月

前言

木会朽，石会崩，人会亡，
而瓷，历经岁月的沧桑，
哪怕粉身碎骨，其质也不变，
依然故我地折射出分她她的时代特有的光辉。

——刘新园

1

喜欢书名“瓷行天下”。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青年毛泽东 20 岁的豪言壮语，文白相夹的大汉语言，至今仍振聋发聩，一种天下主人的自信，从国际歌的不屈的悲壮，到满目苍凉大老中国土地上湘江青年的霸气和从容，当是永恒的铭记。

瓷行天下，其主语是“瓷”。中国自古有“行天下”之精神，秦汉发扬至极。

近人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谓：“瓷虽小道，而于国运世变亦隐隐相关焉。”瓷，历经岁月的沧桑，无论是传世于人间、埋入地底、沉入海洋，哪怕粉身碎骨，其质也不变，不仅仅只是承载和折射出中国的历史，而且，由于瓷的不朽，还可以说，她就是硬质的“史记”，是中国与世界来来往往的不朽的外交书，是超前的瞬间艺术，是另类的影视摄像的定格、定格、再定格……瓷，却又是世俗的，是最早走向海外、流行最广的承载着中国文化的世界性商品。

无须讳言，中华民族以农耕文化立身，以黄色文明著称，黄河黄土地是炎黄子孙生存之根，同时，中国还是一个濒海大国，海岸线总长度 3.2 万公里，有 1.8 万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海洋面积达 300 多万平方公里……自古以来，中国人祖祖辈辈从不以海为尽头，在此止步。溯中华文明之源而上，距今大约 7000 年的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遗存物中就有八支木桨，还有一具夹炭黑陶质的独木舟模型；湖北宜都县红花套遗址中，也出土过独木舟形陶器；龙

山人在渤海及黄海北部沿岸和岛屿上，遗留下逐岛漂航前进的足迹。新石器时代，沿海中国人已在海上搏击，浪遏飞舟！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过上千枚作为货币的海贝。在沿海临近岛屿之间进行短距离的航行早已习以为常，而创烧印纹陶器的赣地干越人也一样善驾舟楫……现代人很难想象远古人类跋山涉水的跨地域交流，更大大低估了他们挑战海洋的冒险精神和航海探索的实践。

黑格尔的确说过：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地上，把他们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圈子。

仿佛依恋土地成了农耕文明难以超越的代价。人类从狩猎到农耕，有人说是八千年前从一只女人的手采集种子开始的；翻开权威性的《中国陶瓷史》，第2页见：“陶的出现无疑应归功于女性。”那么，烧制出第一件陶器的是什么时候何方女人呢？这双手淘泥盘筑成或蚌、或植物果实、或磨凹石头的样子，并一不小心在火上烧成了可盛水盛物的容器？陶瓷历史莫非真是一部隐形妇女史？试看今日，如我国云南傣族和台湾高山族，制陶还是由妇女来承担；西方陶吧也还是最受妇女的青睐。

以往学界共识：陶器的创造为全球各地各族前后相差不远的共同发明，然而，2012年6月28日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中国仙人洞遗址两万年陶器》一文，公布中美联合对万年仙人洞多次考古的结果——石破天惊！经提取陶器残留的有机物进行直接测定，将中国早期陶器出现时间确定为两万年前！这是目前世界已发掘出土的陶器的最早年代。出土遗物夹粗砂条纹陶、绳纹陶，是世界上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陶器标本之一。比之“中国广西桂林庙岩遗址出土的素面陶，西伯利亚阿尔穆河地区符米、乌斯季洛夫卡三号遗址、日本国大平山1号遗址出土的早期陶器”早2000—5000年。中国江西省万年县当之无愧是世界陶器起源地。陶史的改写不是偶然的。要知道，在距今1.2万年的万年仙人洞新石器时代的地层中发现了野生水稻植硅石标本，印证先人们已经在采集野

生水稻作粮食；又在距今1万年左右的地层中发现的水稻植硅石标本具有栽培稻的特征，印证此时已在人工种植水稻；还在距今0.75万年左右的地层中发现的水稻植硅石标本全部都是人工栽培稻。有力地证明了万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水稻发源地。农业遗存与文化堆积相映生辉。“万年”之称名副其实。距万年仅200里之遥的景德镇为公认的世界瓷都，这，应该不属偶然现象。

陶，是人类创造的第一个新物质，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标志。她是人类最早通过物理化学变化创造新物质的创造性活动，是人力改变天然物的开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认为人类学会制陶术标志为人类蒙昧时代的结束，野蛮时代（新石器时代）的开始。说到底，陶瓷本就是人类的物质文化历史。

从泥台盘筑到慢轮修整，从露天平台堆烧到棚内平地封泥烧制；红陶、白陶、黑陶、灰陶、印纹硬陶、原始瓷……由陶到瓷，是人类物质精神文明的再次飞跃。硬质瓷让中国独领风骚1700年，是走在世界各族前面的持久的先锋！

中国，是陶的摇篮，是瓷的祖国。瓷、丝、茶，当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比肩而立，堪称七大发明；瓷本身成为永恒的中国符号和不朽的史书。

中国原始瓷始于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代，到了两汉时期，原始青瓷逐渐走向成熟，发展成青瓷。1700余年前的东汉，我国就有了真正的瓷。

从秦汉至大清帝国，既遇太平盛世，更经战火动荡，在改朝换代的腥风血雨中，名窑名瓷改换门庭，甚至远逝消亡，但任凭跌宕起伏迁徙流沛，中国瓷却“西方不亮东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窑火熊熊几千年不熄。尤以江西景德镇后来居上，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瓷都。

中国外销瓷自是中国陶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构成全球一体的世界文化史的绚丽篇章。有学者梳理出中国外销瓷的三个高潮：晚唐五代到宋初，达到第一个高潮；宋元到明初是中国瓷输出的第

二个高潮；明代中晚期至清初的 200 余年是中国瓷器外销的黄金时期，为第三个高潮。如此提炼，自有其道理，但似乎过于纠缠，其实，不如干脆为唐、宋、元、明、清五次浪潮，各有潮涨潮落、跌宕起伏。只是委屈了汉代。

汉武帝雄才大略，国富兵强。汉武帝时代张骞两度出使西域，其后苏武、班超、甘英等的前赴后继，不仅谱写了民族魂、正气歌，为抵御外族侵扰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而且，于战争中开拓了传颂千古的友好和平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从长安出发往西，经甘肃河西走廊及当今的新疆地区，远达中亚，南亚，西亚，以至地中海东岸各国和南欧、北非等地，绵延 7000 多公里。

海上丝绸之路亦形成于秦汉之际，既开辟了通向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的东海航线，又开辟了通往印度半岛南部和斯里兰卡的南海航线，从文献记载、出土出水、传世馆藏等考古资料相印证来看，中国的瓷器、水稻自秦汉就已抵达日本、朝鲜、越南、印度等国家，并热情向其传授制瓷技艺和栽培方法。

泱泱大唐，既以恢宏的气度撒播华夏文明，又以博大的胸襟海纳域外多元文化，正是在东西文化交流碰撞中成就了大唐耀眼的辉煌。陆地丝绸之路之外，广州通海夷道延伸了汉代由徐闻出海之路；唐代已可建造五六十米长、带有水密隔舱的先进大船，可满载远航至阿曼、波斯、巴林沿海一带，还可换船经红海运至北非埃及等国家。彼地商船也可直接同中国广州、泉州等港口通航。在这些异域港口旧址，都曾先后发现大量中国瓷器及碎片。1998 年“黑石号”阿拉伯沉船打捞出的唐代瓷器，尤见证了这个熠熠生辉的时代。

瓷，又经三国两晋南北朝在器形装饰釉料上的潜心发展，至唐代上了一个高峰。鲁迅言：唐室大有胡气。泱泱大唐以自信、开放、包容的阔大胸襟向海外运销瓷器、丝绸和茶叶，又以“拿来主义”丰沛大唐文化，如吸纳外域元素创烧的唐三彩陶就风靡一时热销外域，在辐射与交流中，奈良三彩、波斯三彩、埃及三彩、

新罗三彩争奇斗艳。唐代的诗情画意浸淫于外销瓷中，飘逸于葡萄酒里，伴随驼铃声声，行走于陆上丝路，豪放、绚烂、张扬。在伊朗的麦什特、尼夏浦尔、累伊、伊斯法罕、阿尔德比勒、大不里士、西拉夫、忽鲁谟滋等地皆发现了唐代至清代的中国瓷器。其中，丝绸之路必经之地累伊便出土了大量唐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和南宋龙泉青瓷等。

海上丝路一从扬州或明州（宁波）经朝鲜或直达日本；二从广州出发，到东南亚各国；或出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经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到波斯湾。有些商舶还可继续沿阿拉伯半岛西航抵非洲。在这两条航线上的亚非各国古文化遗址中均出土有晚唐五代宋初的瓷器。

至宋朝，北南五大名窑各领风骚，瓷的远销盛销掀起中国外销瓷澎湃高潮。瓷器在海外还是昂贵的奢侈品，只有皇室贵族富豪才能享用，而在中国早已进入寻常百姓家，为日常生活用品。宋朝风花雪月，精致多彩的慢生活，宋词的婉约与科技的突飞猛进，仿佛烧融进宋代的单色釉瓷里，才有了赤橙黄绿青蓝紫的辉煌灿烂，但到底敌不过天青的纯洁高贵缥缈玄妙。难怪外销瓷成了海外贸易的大宗，如12世纪旅行家伊本·朱拜儿所见所言：“舶货中以中国瓷器为大宗。”从北宋到南宋，江山半壁，国运渐衰，然而，海上陶瓷之路却空前繁荣，宋元时期，景德镇崭露头角，东南沿海遍布烧造贸易瓷窑场，瓷器，成了宋朝经济支柱之一。

而此时外销瓷运输的航线，主要有航行到东北亚、东南亚诸国的航线及通往波斯湾等地的印度洋航线。印度洋航线贸易的繁荣则是当时中国航海成就的重要标志：一是可从波斯湾沿海向西行至红海的吉达港，之后上岸陆行至麦加；或在苏丹边界的埃得哈布港上岸，驮行至尼罗河，再顺河而下到福斯塔特（古开罗）；还可以从红海口越曼德海峡到达东非诸国。二是开辟了从马尔代夫马累港直达非洲东海岸的横渡印度洋的航线。

到了元代，马背上的游牧民族在横刀跃马踏平欧亚的同时，

却能敏锐地把握纤细的瓷作为贸易主打，粗犷霸蛮却不乏精明的生意经。《马可·波罗游记》为元初留下开放全景。消逝几百年的唐青花因了波斯蓝钴、波斯匠人的加入，元青花终在景德镇能工巧匠的极致发挥创新中强势绽放，征服了广大的伊斯兰教地域，仰视于神庙神龛，静默于墓碑，亲切于餐盘茶盅，好一个瓷行天下！元青花外销成国库充实经济繁茂之举措，迅猛掀起外销瓷的又一次高潮，南昌人汪大渊在元末两次践行海上陶瓷之路后，著述《岛夷志》，以所见所闻指证景德镇的青花瓷已成外销瓷的主打。

毫不夸张地说：明清时期当是中国瓷器的黄金时代，明清瓷器曾经征服天下。景德镇则为“天下窑器所聚”，以海纳百川之胸襟，一跃成为独步天下的世界瓷都。明代外销瓷很值得深入探究。郑和七下西洋，无论是炫耀国威朝贡情结说还是发展外贸维护和平说，客观事实是中国外销瓷已形成大高潮，是一次次主动的重拳出击，远早于大海洋时代的地理大发现。但是，为什么会失之交臂？至晚明政治腐败与外销瓷贸易火红的强烈反差，是被动性不无虚假的繁荣，却又是一次懵懂的错过，而历史给每个民族腾飞的机遇和选择是不会太多的。

而明代中晚期至清康乾盛世，中国瓷器外销潮蔚为壮观。尤其是康乾盛世为巅峰，但是，最繁华时也是最荒凉。巅峰之后是再无悬念的低谷和逆转，非“竞争就是如此残酷”的轻描淡写，而是瓷运与国运的互为象征象喻！

珍贵的瓷，本是历朝历代千千万万能工巧匠的心血汗水凝练，然而，大历史几乎忽略“瓷器”二字，陶瓷历史也极少记载瓷匠姓名，甚至根本没有留下其真名实姓。所谓陶瓷史的正本清源，所谓御窑皇瓷的精品鉴赏，所谓民窑瓷器的洞天别地，甚至当今升温的外销瓷热，有哪一样不是随着改朝换代的变迁，顺着一个个皇帝的名号年号，把握皇帝们的好坏优劣、精明昏庸，揣摩他们相同相近或大相径庭的艺术情趣、审美走向去推测猜测探研之？似乎只有以官窑御瓷为主，才能凸现中国陶瓷乃至世界陶瓷演进

的线路，而民窑瓷与外销瓷无论怎样冲决，也难逃皇家的天罗地网，又怎能柳暗花明另辟蹊径？这是怎样的不公和悲凉！但是，当你漫步于景德镇布满古窑址的土地上，徜徉于或依旧繁华或已湮没的港口，航行于浩瀚海上往昔今朝陶瓷之路时，在你的寻寻觅觅和深情呼唤中，那原本静静地沉睡的破损的瓷与碎片便苏醒过来，悠悠地向你行来，古老的瓷文明被轻轻地叩响……

你不能不承认，帝王的意志、眼光、魄力和情趣主宰着一代代瓷的命运，浓烈地影响濡染着一代代瓷的审美走向，并且决策着把握着瓷行天下的有无、近远、力度和影响，禁海开海、屡禁屡开，但毕竟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厦门、福州、月港等从未完全彻底禁闭，禁中的输出输入不绝如缕，如黑格尔所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景德镇之外，靠海的浙江福建广东瓷业亦蓬勃发展，高质量的德化白、低质量的汕头器也为海外富贵者贫贱族爱不释手。瓷器在海外也从庙堂之高普及到黎民百姓，改变世人的饮食品质生活格调和审美情趣。而西方瓷的接受史研发史又岂能离开一个皇帝的为瓷而狂？无论是大小语种南腔北调说着同一句俗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无论是智者庸者也说着同样的话语：帝王也是人，普普通通的人。帝王如何能割裂与一方水土与平民百姓的种种关联？御窑民窑又何尝不是在官民竞市中碰撞？如同层韵涌叠着层韵，何能不抵牾不交流不杂交，以至水乳相融？唯其如此，瓷文化才生生不息吧。

外销瓷，又名贸易瓷、输出瓷，是今日对古代行至外域瓷的种种称谓，其定义定位多可商榷，约定俗成中暂通用之。学者王光尧提出的输出瓷，涵盖政府外交用瓷器、官府贸易瓷器和民间对外瓷器贸易这三部分。在不同历史时期内，因国家政策的变化，民间贸易分为公开的、受政府鼓励的正当贸易和政府禁止的走私贸易双重形态。王氏界定比较客观全面。当下外销瓷热中有一种倾向，将官窑（御窑）瓷排斥在外，这既不符合事实，更不策略。民窑瓷器民间贸易输出，固然是瓷行天下生机勃勃丰富多彩的组

成，但有研究者称：外销瓷完全可以与官窑瓷比肩而立，甚至称：外销瓷已超过了官窑瓷的质量，云云，似偏激。官窑之精益求精、不惜工本、百里挑一等，是民窑难以超越的；况且，官窑瓷没有外销吗？官窑瓷为朝贡贸易外交赏赉也是不小的需求，皇帝对朝贡之国的赏赉瓷器，虽说遵循“厚往薄来”的原则，但是，到底是有来有往，与民间互市并无本质性的区别，无非是各自特产的交流，实质上仍是一种特殊的贸易。以瓷器来说，其含金量在于技术，而非物质成本。1541年欧洲文献记载，一件装饰葡萄牙王室徽章的中国瓷器约相当于几个奴隶的价格；1717年，奥古斯特二世用600名全副武装的龙骑兵，换取普鲁士国王151件康熙瓷器，一件中国瓷器，价值4位壮士……这是史实，近乎神话，但永远不再。因为其时仍只有中国能烧制出臻精臻美的瓷器，别国只有艳羡；一旦瓷技泄密，也就后来者居上了。

外销瓷可粗放型地分为三大类型，一大类与内销瓷一样，其器型纹饰风格皆传统型，只是卖给外国人而已；另一类则是迎合外域风格或干脆按照外国商人的要求甚至由外国人设计的定制瓷，这一类如伊斯兰风格瓷、克拉克瓷、纹章瓷、外国定制瓷等，这类瓷当时在国内罕见；第三类是前两类的结合。

2

明代的瓷器输出，当是本书浓墨重彩的核心章节。它既承接了来自秦汉唐宋的瓷贸易外交丝路，发扬光大了元青花外销风靡域外之传统，又奏响了清代青花、粉彩瓷征服世界的序曲。青花，于明一代于外销瓷的主流的同时，随着质的飞跃，已替代臻美单色釉瓷而上升为国内瓷之主流，惟有青花真国色。不排斥审美逆袭之故，但是，青花与中国水墨画的异曲同工当是无论雅俗贵贱皆认同并喜爱的重要因素。虽然，明为清所亡，但瓷文化的传承与交流却始终涌动于域内海外，平添了别样的灿烂绚丽和苍凉悲怆。

洪武初年，草根出身的皇帝朱元璋，即有非常严厉的海禁：“片

板不许下海”。仿佛农民的狭隘性使他目时无海，一夜之间断送了自汉唐以来愈见繁荣的海上贸易，然而，史实究竟是怎样的呢？不错，朝贡体制和“海禁”政策是明早期外交政策的两大支柱，也是海外贸易的两个极端。然，《明史·食货志》载：“洪武初，设于太仓黄渡，寻罢。复设于宁波、泉州、广东。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朝贡贸易于明初做得风生水起。而朱元璋人生经历与长江、鄱阳湖和景德镇有着不解之缘，于争霸称雄中何能不识水性水路？从洪武二年（1369）便迫不及待地景德镇珠山建御器厂，从他对陶瓷生产的异样关注和不惜工本的探研中，是否可推测这位农民皇帝不同凡响的远见卓识？并以此影响朱家王朝三百年经济策略和审美偏好？

永乐大帝的伟大，并不因他的种种恶行所湮灭。英雄与魔鬼就这样交集于朱家老四一身。永乐三年（1405）七月，郑和奉明成祖朱棣之旨，率208艘宝船、27000余成员组成浩浩荡荡的水师舰队，从南京龙江港起航，经太仓刘家港集结出海，驶向福建长乐太平港驻泊，等到秋冬之交东北季风起，即从福建闽江口五虎门出洋远航，到达越南归仁、印度尼西亚爪哇、马来西亚、马六甲、苏门答腊、斯里兰卡、印度各地……郑和在古里（印度南部）立下明朝第一次下西洋的第一块纪念碑，于永乐五年（1407）九月归国——史无前例的壮举就这样从容沉稳又隆重热烈地拉开了序幕。是中国大海洋贸易的开启？乃至是世界大海洋时代的先驱？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肯定者认为郑和下西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扬国威，显军力，耀明朝。郑和一行充当的是和平外交、文化交流使者，与东亚、东南亚各国在朝贡体系内建立了新的贸易秩序，与西亚、东非建立了直接贸易关系。这是主流的政治和外交上的意义，开创了中西“直接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尤其是带回了青花瓷所需的苏麻离青，红釉瓷所需的胭脂石，还有香料、苏木、染料等重要物品，正是外需内需齐拉动。似乎向着“万邦低首拜王朝”的最高境界渐行渐近。否认者则认为全是劳民